

励耘文库

丁

Ding Yi Juan

朱金顺/编选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总主编◎张 健

易

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出版社

励耘文库

丁

朱金顺/编选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ZHONGGUO XIANDAI XUESHU JINGDIAN

总主编◎张 健

目

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丁易卷/朱金顺编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0

(励耘文库)

ISBN 978-7-303-11708-6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文学史—中国—文集 IV. ①C53②I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8497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40 mm

印张: 26

字数: 367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郭瑜 李洪波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毛佳

责任校对: 李菡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编委会名单

主 编：张 健

副主编：李国英 李春青 李怡(常务)

编委会成员(姓氏笔画为序)

刁宴斌 于天池 王 宁 王富仁 朱金顺

刘 勇 李国英 李 怡 李春青 赵仁珪

赵月华 张 健 陈 惇 聂石樵 郭预衡

童庆炳 谢纪锋 董晓萍 谭得伶

总序

“百年师大，中文当先”。描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历史，这是一句经常被征引的判断。在一个较为抽象的意义上，它的确昭示了某种令人鼓舞的气象。不过，“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实在曲折多变，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也可谓是源流繁复，“当先”的真实意义常常被淹没于时代洪流的连天浪淘之中，作为“思想模式”与“学术典范”的师大中文传统期待着我们更多地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

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肇始于京师大学堂，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而有1908年5月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月，从京师大学堂母体诞生了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翘楚的北京大学。“办理学堂，首重师范”，作为与北京大学“一奶同胞”的北京师范大学，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引领了现代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其首功勋绩由此铭篆于史。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里走出了符定一，我们优质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让这位著名的教育家与语言文字学家在后来创办湖南省立一中、执掌岳麓书院之时胸怀天下、垂范后学，培养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代优秀青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文学科更是云集了当时中国的学术精英，如鲁迅、黎锦熙、高步瀛、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不时应邀前来讲学的还有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思想名流，可谓盛极一时。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辅仁大学，京师中文学科的漫漫历史清晰地记录着中国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历程与教育历程，这里，活跃着众多享誉中外的学术巨匠，书写了现代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华章：从九十多年前推行白话文、改革汉字，奠定现代汉语的基石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开创现代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卓越贡献，诸多学科先贤都将自己坚实的足迹留在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旅程中。

伴随着北京师范大学参与和引领现代中国学术坚实旅程的，则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风波与激浪。这里交织着进步对落后的挑战、正义对邪恶的战斗、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作为民众教育基本品质的彰显，我们的学术精

英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生命超脱于现实，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关注社会、“为人生”的责任和理想。中国第一流的语言文学学术哺育了中国优秀的校园作家，从黄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到苏童、毕淑敏、莫言，他们以自己的热情与智慧描绘了“老中国儿女”的受难与奋斗，为现代语言文学的学术思考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同样，在五四运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和抗日的烽火里，北京师范大学的莘莘学子与皓首穷经的教授们一起选择了正义的第一线，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仅以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更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着中国士人威武不屈、身任天下的人格理想，他们的选择铸造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另一重令人肃然起敬的现实品格。

质朴坚韧的学科探求与身任天下的忧患意识，这不就是值得我们保存、珍惜、承接与发扬的学术传统么？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励耘文库》中增选一套能够记录、保存、彰显师大中文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系列，系统地总结我们曾经有过的学术业绩和文化贡献，希望今人能够借此缅怀我们的历史，又不断从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的繁荣与精神的隐忧并存、文化的多元与选择的歧路同在。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家、新的学术事业的继承人，如何回首我们的历史、领悟我们的使命，如何理解我们的传统，这些话题本身的复杂与沉重远远超过了词语表述的轻松。在这个时候，重温先贤的智慧或许大有裨益，但愿这些温润的文字能够引领我们重返深厚的过去，走向更为辽阔的未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励耘文库·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编辑委员会
2010年3月10日

前 言

丁易，原名叶鼎彝，安徽省桐城县人。1913年9月8日生于南京，两岁时回到桐城老家，三岁入私塾读书识字，到十一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通鉴、辑览和古文辞等。1928年，十五岁时考入桐城中学，既受到良好的古文教育，同时接触了新文学、新文化。1934年夏，以优异成绩被安徽省政府保送到北平师范大学读书。

北平师大藏书丰富，多有名师执教，丁易入校之后如鱼得水，他勤奋好学，尤其喜欢黎锦熙、钱玄同讲授的中国文字语法学，对中国古典文学、文字学用力最多。与此同时，丁易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表现出了多方面的才能。当时，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地区，丁易积极参与学生爱国组织，与同学中的共产党员交谊甚笃，开始接触马列主义，被推选为北平师大学生自治会宣传干事，参加了“一二·九”爱国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天津的一些高校迁往西北继续办学，北平师大与北平大学、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等联合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后又迁往汉中，改成西北联合大学。丁易因母丧返乡，参与了当地的抗日宣传斗争，后返回学校坚持完成了学业。1938年夏，丁易大学毕业，来到四川成都联合中学任教，并在其他多所学校兼课。1940年春开始，专任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教师，并担任该校教务主任，校长是富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熊佛西，校内民主自由空气比较浓厚。但好景不长，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戏剧音乐学校被迫解散。丁易因在校期间态度左倾，受到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注意，此时不得不远走兰州到了西北师范学院任教，开始讲授新文学史，深受学生们的欢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刚刚秘密传到兰州，他就暗中交给进步学生传阅，组织学习。1943年7月，丁易再次来到成都，应聘于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44年夏开始专门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和文艺创作，与中共地下党关系更为密切。他为中共控制的《华西晚报》撰写社论，为该报副刊与《华西日报》副刊写了大量杂文，议论时政，痛斥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与消极抗战的政策，成为这两份报纸的有力支持者，1947年结集出版的《丁易杂

文》，近半数是这个时期发表的。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丁易有感于国统区的政治形势，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明代特务政治的论文，后来将这些论文连缀扩充成为一部四十余万字的专著《明代特务政治》，1950年由中外出版社出版。1945年8月，丁易任教于东北大学，成立了“民主青年社”搞学生运动，1946年5月东北大学在迁返沈阳之前，解聘了丁易在内的六名进步教授。丁易留在成都，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担任了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主编，同时兼任社会大学新闻学主任，继续开展斗争。1946年冬，丁易由重庆到北平师大任教，此后又根据斗争形势及工作需要，相继在北方大学、华北大学等校任教，直至北平解放。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2月17日，丁易与钱俊瑞、吴晗、周建人等代表军管会到北师大“负责商议并办理接管事宜”；5月，北师大成立校务委员会，黎锦熙为主任，丁易任委员兼中文系教授；9月21日，丁易作为九三学社候补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2月29日，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初期，丁易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和党的统战工作，社会活动较多，1951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战争前线慰问志愿军，他还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的成员，出访了印度、缅甸等地。

1950年3月，北师大校务委员会撤销，丁易专任中文系教授，他先后讲授了新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明清文学史、中国文字学等多门课程，勇挑重担，认真负责；他还邀请黄药眠、钟敬文等一流的教授、学者来北师大任教，加强了北师大的教学力量。由于教学的需要，丁易逐渐将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在现代文学方面，他陆续编辑出版了《郁达夫选集》《大众文艺论集》，撰写了长篇序言，在讲授新文学史的过程中还编写了数十万字的讲义，1955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便是以此为基础完成的。此外，他还出版了《中国文字与中国社会》《中国的文字》等著作，再版了《明代特务政治》，这些著作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现实的意义。1953年，应苏联政府的邀请，丁易被高教部派赴莫斯科大学讲学，为研究中国文学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学史，同时亲自指导六名研究生。他抓紧时间，忘我工作，却不幸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于1954年6月27日猝然逝世，年仅41岁。

丁易一生，除教书，进行民主革命运动和统战工作以外，留下的各类文章、著作不下200万字。这本《丁易卷》分四大部分，即《丁易杂文》选、《明代特务政治》选、诗文选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基本上涵盖了丁易一生的主要著述，体现了他的主要贡献。

《丁易杂文》堪称现实斗争的产物，这是比较接近杂文这种文体的本质的。丁易的杂文主要写于1943年至1945年间，这段时期他在成都积极以笔为战，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丁易的战友陈白尘在《忆丁易——〈丁易杂文〉代序》中深情地写道：

1943年夏，中华剧艺社被迫离开重庆，我随之到了成都，不久，丁易在西北师范学院呆不住，也流落到成都来。这时，我正接编《华西晚报》的副刊《艺坛》和《华西日报》的《文艺周刊》，丁易正好做了这两个副刊的台柱。在这两个小小副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人很多，知名作家也不少，但经常地、有力地支持这两个刊物的却是丁易。那时我住在五世同堂街那个大院里，丁易和陈翔鹤同志是每天必来的座上客。我们除了商谈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以外，便是骂国民党以泄愤。每当此时，我便大嚷一声：“好！写X百字杂文来，丁易！”第二天晚报副刊上便有了一篇笔锋犀利的杂文出现。而且是三天两天如此。在那黑暗的年代里，这种匕首式的文字虽不能致敌人于死命，但在黑夜中不时闪烁着匕首的光芒，总可使那貌似强大的独裁魔王感到惴惴不安的吧？1945年国民党四川省的大头目黄季陆唆使走狗捣毁《华西晚报》，其导火线虽在另一篇文章，其原因之一，该说是丁易的杂文刺痛了他。

丁易的杂文既不做无病呻吟，也不故作高深，在朴素简洁的评述中显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同时又蕴涵着深厚的学问功底。除了杂文之外，本著作选还择要选入了丁易的一些其他的诗文，涉及丁易创作的各个方面，时间上几乎横跨他的一生。丁易从小接受古诗文的教育，对古诗始终怀有兴趣，他一生写了不少古体诗，表现出了他的才情。

丁易一生有几部著作为人熟知，本著作选节选了他的《明代特务政治》，全本选入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明代特务政治》从1945年春开始写作，1948年底完成，初版于1950年，1983年重印，2008年又出了第二版。《明代特务政治》虽是一部描绘明代政治压迫的书，但也是在隐射当时的国民党特务的镇压、逮捕、屠杀等行为。丁易在该书《自序》中说：“在那时要想写文公开攻击他们的罪行，是没有办法发表的。于是我就想到利用历史事实绕个弯儿来隐射，恰好明代是特务最为凶横的朝代，这样，我就开始撰写了一

些关于明代特务的论文。”尽管如此，丁易绝不牵强附会，夸张叙述，而是尊重史实，用史料说话，使这部《明代特务政治》体现出了自身的价值。

从1949年到1953年，丁易在北京师范大学着重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他在教学讲义的基础上撰写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该书是较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在该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以及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著作一起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基础，丁易因此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和文学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本著作选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全文选入，一是便于读者全面地了解这部书与作者，二是保全了这部书稿的历史面貌。《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较早将“中国新文学”改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文学史著作，出版以后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被大专院校中文系列为研究和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参考书，“文革”前曾重印三次，1978年香港文化资料供应社又印行一次。虽然这本现代文学史著作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缺点和不足，但它也有它的历史价值。

此次北师大文学院弘扬学术传统，承继先辈风范，组织编选了这套丛书，《丁易卷》在此之列，并由我们负责编选，我们既感到荣幸，又深感责任不小，我们努力使这本文集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叶丁易先生主要的文学成就，并突出叶先生与众不同的学术贡献与个性。能否达到这样的目的与效果，只有敬请读者评说了。书中选文取自不同时代，注释存在着不够规范、不太统一的问题，为保存文本原貌，不做改动，特此说明。

朱金顺

目 录

《丁易杂文》选/1

《明代特务政治》选/23

诗文选/61

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01

《丁易杂文》选

谈风雅/3

再谈风雅/5

《悼钱玄同先生》读后感/7

炉边偶忆/9

忆“古香斋”/11

谈万民伞/13

谈杂家/15

笔名种种/17

谈著作的谨慎/19

境界浅谈/21

谈风雅

陶渊明该算是个最风雅的人物了。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这两句传诵千古的名句，就活脱地刻画出了那种雅人深致来。澹泊宁静，冲淡恬适，世间一切都似乎在若有若无之间。那种无所为而为的超然精神，使读者于吟味之余，就好像摆脱了尘俗的羁绊，胸地顿时开阔起来，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特地拈出这两句，说是“有境界”。

有境界的确是有境界，只是这境界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有”的，必须衣食饱暖之后才能领略得之。观乎陶渊明就不曾为吃饭穿衣担过心，而每天还必喝几杯酒便可明白。至于那些吃了午饭还愁着晚饭的人们，一天到黑终不免有所为而为，虽欲“澹泊宁静”，无奈力不从心，结果是无论如何也“悠然”不起来的。

这话好像以前也有人说过，不过我却由此又想起一件类似的事来。

儿时在家乡念书，家乡是素以“文风甚盛”著称的，家里长辈希望我能接武乡贤，所以除了请先生教做古文而外，又叫我去跟一位父执学作诗。

父执是一位著名的风雅之士，古今体诗作得都很好，曾做过几任县官。后来不知是要学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抑是另有原因，就解组归田了。归田后当然就越发作起诗来。

他常常拿他自己作的诗给我看，那些诗是写在一本很厚的账本上的。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心里有些诧异，为什么用账本来做诗稿呢？后来一想，也就释然，这大概就是所谓风雅吧！于是就毕恭毕敬地看着他那副潇洒出尘的神态来谈“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了。

有一天我又去“领教”去了，走进堂屋，就看见一堆泥糊腿的佃户们，鸦雀无声地围着他站着，他坐在一张太师椅上，迅速地翻动他那本诗稿。我以为他要和佃户们来谈诗，心里想这真是风雅透顶了。可是仔细一看，他那副神情却又不像——皱着满额的青筋，脸上泛着红润的油光，以前那股潇洒劲儿，一丝丝也没有了。

突然地他圆睁布满红丝的双眼，向一个佃户指着诗稿的一页。

“你看，积欠还这么多，又来求减租了，混账东西！”

他这一发气，我却恍然大悟了。原来他那账本，前半本是诗稿，后半

本却是田租账。他是一面作诗，一面还在计算着佃户们的“积欠”的。

风雅和“积欠”是分不开的，看似讽刺，实是真理。《晋书》上说陶渊明把自己的田全种上秫，则佃户们交租的时候，拖一点“积欠”，自然也是会有的。

今世有欲风雅者乎？且先来广积“租田”吧！

1943年10月20日

再谈风雅

风雅离不开租谷，考之今昔，已成颠扑不破之论。但租谷而须自己经营，红头赤脸地去和泥糊腿佃户争论，究竟还嫌不脱俗——而且有伤忠厚。

所以高明一点的风雅之士就不这么办。

当然，租谷为风雅之本，无论如何高明，还是“不可须臾离”的。他们高明之处，则在不自己去管，而豢养了一批“管租的”，所有丰收歉获，该减该增，新租陈欠，催索追比，一律交给管租的去管理，自己只和管租的算账，而和佃户们则隔得远远的毫无交涉。

如若一定要找出些交涉的话，也许有一点，但仍以风雅为限。那就是在游山玩水的时候，和老农们谈谈风雨阴晴，种瓜豆之类，即所谓闲话桑麻者是。要是老农不识相，竟然插进灾难等的话来，那他们就会勃然变色地摇手说：“和管租先生谈去！”

当然，这样的插话是败人清兴，有伤风雅的。

但佃户们是怕管租先生的，因为管租先生除了帮东家压榨之外，他自己还要在佃户身上揩点油，佃户之油有限，而管租先生之欲无穷，揩得佃户们实在忍不住了，于是老实一点的，或是靠着几代相传的老资质的佃户，就不免跑上正在风雅的东家那儿哭诉去。这一回，风雅之士却不勃然变色了，因为这不但无碍风雅，而且还可以点缀风雅，他要来玩一套诗人忠厚的把戏了。于是就和蔼地叫在地上的佃户们站起来，装出一副吃惊模样：

“啊，我还不知道呢，有这等事么？等我查一查，要是真的话，那，那我一定要惩罚管租先生的。”于是又和蔼地挥一挥挥手，“你们先回去罢。”

这么“忠厚”一番之后，佃户们当然感恩戴德地回去了，而风雅之士当然还是继续风雅下去。“查一查”的话呢，也许忘记了，但也许会真的“查”一下，不过却是限于“查”管租先生对他谎报克扣了没有之类。而揩佃户的油，则是天经地义，东家早已认为是应该的了。结果，吃亏的还是这几个佃户，管租先生如果知道他们曾在东家跟前哭诉过，那只消把脸子一沉，

他们是不难倾家破产的。

那这些却无碍于风雅之士的风雅。

今世有欲风雅者乎？则于广积“租田”之后，还得学会这套脱俗和忠厚。

1943年10月20日